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溪後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李寳型

欽定四庫全書

梅溪後集卷二十三

宋　王十朋　撰

啓

答喻提舉 傳

備員棖市濫接英流載筆螭坳誤膺親擢與史館編摩之選叨經幃講讀之聯才素之於寸長身旨堪於數職靜惟僥冒端自吹噓其官一代宗師四方儀表飾吏必

以儒者之術宜其有聲育才而得天下之英可謂至樂傳衣鉢者不知幾輩登門闌者皆第一人觀其拔士而得尤知其樂人之為善遂致狂妄亦蒙奬提見千里面目之書寵已華於衮繡記一人言動之實庇方託於帡幪

答樊提刑 光遠

誨諸生於館下濫與英流職内史於螭頭誤膺親擢既與編摩之選仍叨講讀之聯才素乏於寸長身曷堪於

數職恩踰望外媿溢顏閒某官諸儒範模羣吏師表擅聲名於蘭省聳風采於栢臺帝嘉共理之良治務惟刑之恤飾吏以儒者之術存心得君子之仁北斗太山學者咸仰殘膏賸馥後人悉沾師友之選極一時詩禮之傳有二子誦高文於方冊未窺夫子之墻論末契於年家端在大人之行故茲僥冒實自吹噓

答温州莫守 伯虛

某官天賦才猷家傳政學輟列星之高選涖二浙之名

邦况先大夫有遺愛于此州而賢刺史復共理于今日變千里歎愁之俗繼萬民安樂之謡凡居蔽芾之陰率被𢁉幪之賜故兹僥冒端自吹嘘

答木狀元待問

竊以君子六千人定霸咸期於一戰扶揺九萬里冲天遂冠於羣飛真國士之無雙誠後生之可畏大名藉甚輿論翕然狀元氣禀東嘉心潛西洛探潔靜精微之旨工雄深雅健之文蚤蜚泮水之聲巍拾計臺之薦奪魁

蒯省賜第楓宸銜錦標而歸事端同於盧肇成赤壁之捷年正類於周郎振賦海之名家符漲沙之勝地極書生之榮而還故里晝人子之樂而奉雙親水綠蓮紅姑暫游於侯幕氷清玉潤行同集于鳳池蔚為邦國之光奚止鄉閭之慶其齏鹽舊業桑梓陳人濫陪鵷鷺之班親覩鯤鵬之化世當漢武而異人輩出非遇時焉致此乎才殊靈運而作佛在先然其年不可及矣科第既以恩子富貴行將逼人顧不負於君親當相期於遠大

答黄狀元 洽

賢闗校藝雅欽江夏之無雙蘭省掄材巍處眉山於第二儁聲藉甚輿論翕然狀元名聞綺園才優盧駱翺翔乎教化本原之地沉潜乎疏通知逺之經說若稽古何必三萬言讀武成篇惟取二三策見蕩蕩巍巍之為堯舜知灝灝噩噩之曰商周仰借玉階必陳三陣之要俯拾地芥豈惟一經之明尚淹卓爾之才僅亞褎然之舉况閩有異人而素先虎榜黄為著姓而屢出龍頭綽有

家風蔚為盛事其齏鹽舊業場屋陳人濫陪鸞鵠之羣
親覩鵾鵬之化喜太學得人之盛快真才擢第之高顧
不負於明君當相期於遠業

答丘狀元 密

賢闈戰藝筆屢掃於千軍蘭省掄材名遂參於三傑
雋聲藉甚士論翕然狀元蘊秀江陰蜚英浙右蚤游夫
子之學獨抱聖人之經固嘗浚井而得泉奚止屬辭而比
事明一王之旨兼取左氏公羊高穀梁赤之長觀三策

之文庶幾晁錯董仲舒公孫弘之對巍折蟾宫之桂首探杏園之花衫鬢方青富貴已逼

答莫守賀冬

伏以氣肇黄宫天地之心始見日行北陸君子之道將亨某官治有先大夫之風民樂賢師帥之政茂對一陽之復歡騰千里之謡某待次衡門阻趨賓宇遽拜緘封之賜倍增感愧之懐

答温守袁正言孚

襆被殿廬蓋適我願兮之始懷章里閈正事其賢者之
秋曾旌賀之未遑遽朋緘之先辱俯懷愧懼仰佩謙冲
某官蘭省魁儒芹宮哲匠卓矣聖賢之學粹然道德之
容議論同乎古人文章蓋其餘事方權臣用事之日官
冷廣文逮聖主當陽之初席前賈誼擢自臺察處乎
諫垣言人之所甚難行吾之所素蘊首破和議力摧奸
謀有蓍龜先見之明凜松栢後凋之操君子以謂古遺
直天下稱為真諫官十上固爭挺表安忠正之節一麾

出守得謝公山水之州上方念之公其歸矣某蒙恩去國需次還鄉喜父母之邦得神明之政汲長孺雅嘗慕盎臭味本同王仲宣玆幸依劉㡓幪可托

答饒州蔡通判

一麾出守迹濫厠於九賢同官為僚治實資於半刺禮過於厚緘來以朋共惟某官世襲衣冠家傳詩禮學古然後入政修身乃能治人宜所至之有聲諒無入而不得展龎統騏驥之足貳潘君山水之邦靡待終更即膺

迅擢某誤被宸命濫持郡符雅聞别乘之賢喜見天書之面通家自今日行登元禮之門畀才非王孫誤倒蔡邕之屣

答彭教授_{龜年}

一麾出守分符濫繼於九賢同官為僚問政尤資於半水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秀稟丹丘名高大學擢千佛之科第有二難之弟兄學探聖賢而志益勤文高流輩而進未艾顧此番君之故國實維筮仕之舊游昔宣

彩棒之威令長杏壇之教諸公稱其博洽多士資其範模已遂終更佇膺召擢某濫被宸命誤懐郡章自慙公瘞之資輙拜寵褒之賜及瓜已久莫諧聯事之歡行李尚留庶有見賢之幸

答池州韓守 元龍

符分鄰壤未登元禮之門書拜朋緘如見荆州之面禮過於厚分何以堪某官生自相門妙有家學業襲簪紳之舊才傳經緯之餘小試銅章茂著循良之績榮持

使節深知取予之宜咸嗟驥足之久淹姑畀雄藩而共
理皂蓋東游而邦人共喜黄堂坐嘯而郡政自平罔俾
文公專美袁潮之政寧容子厚獨稱[illegible]泰之賢靡待終
更佇膺召擢其才居下下志在休休有慭江左之家風
誤辱楚東之名郡撫封不遠願修接境之歡甲子錐雌
敢論同庚之契

答新靖州杜守 明倫

守番君之國顧庸繆以何堪遊鄭公之鄉依仁賢而甚

幸禮過於厚緘來以朋共惟某官名重楚東氣鍾杜固習家傳之詩禮富天賦之材猷自郡章之既懷惟吏事之是究居邦必聞政稔觀九賢之風學道則愛人優為千里之治預懷杜母之德想見靖人之心次已久需來何太莫某科名濫竊符竹誤分自慙幺麽之資仰荷吹嘘之賜見尺書面目固已知賢登道德門闌行將承教

答白待制

某官逮事三朝榮聯次對典刑猶在有靖康賢相之風

文采可觀本長慶詩豪之裔奉真祠於番水繼高蹈於香山頤養遐齡咼來多福况聖君思故國之喬木而先正有克家之象賢行以蒲輪召還荷橐

答沈運使 樞

符竹濫分方託怑懞之庇鱗鴻遠届遽頒面目之書盛德謙光朋緘過厚共惟某官學傳既濟文繼東陽栢臺飛半豸之聲蔺省應列星之彖七閩持憲了無囹圄之寃兩地劾官潛賛廟堂之畫方聖主重外臺之寄以大

賢居將漕之權洞曉利源錢已流於地上深憂時事敵其見於目中宣室興思蒼生望起某天資不敏吏事尤疎臺評類韓愈之譊譊治考同陽城之下下罪甚多矣部刺史想必能見容行或使之賢大夫恐不得終事

答陳總幹 損

稽山遊宦屢修同舍之歡番水得書如見故人之面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氣稟劍津名蜚槐市然膏油而讀紙上語取科第如摘頷底髭弟兄可謂德星世家不

忝忠肅昔宣威於吏隱今贊畫於總司績效有聞富貴將逼某誤膺宸命濫把郡麾託末契於年家借餘光於幕府顧冀北羣空之馬致千里以奚難同江東日暮之雲對一樽而未遂

答賀樞密

伏審光膺帝制榮陟元樞播告之初遐邇胥慶共惟樞密叅政白首一節赤心四朝爵齒德俱為可尊直剛毅得其所養昔焉勇退無愧鑑湖之高今也來歸不異磻

谿之起顧用舍行藏之際實安危治亂之機大臣以道事君春秋責備賢者不出則已必有可觀願如魏鄭公展盡底藴咸望謝安石大慰蒼生兹輿議所期於公非十朋敢私其祝

答趙通判

一麾出守至仁仰戴於堯天同官為僚可愛欣逢於趙日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巍折桂枝榮聯玉葉振振周家之公子惓惓漢室之忠臣為善最樂而得於家傳

稽古入官而非以政學姑屈神明之冑暫淹州縣之勞
番君得江湖心膂令茲邑麗統屐騏驥足來監此州行
起宗英入扶王室某誤恩得郡亡術治民閱三月而政
未成思九賢而夢不見喜可知也幸王事之獲聯爭先
覩之與邦人而共快

答樂清權縣求司法

平寛守法雅聞三語之賢愷悌攝官優布一同之政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天賦吏材家傳政學于公世有

隱德釋之獄無寃民考已及於書三人咸思於借一叢爾樂成之小邑久哉令尹之乏人貪有至於賊民懦或聞於畏吏口南金而守明府有類真源律大法而禮人情兹逢卓茂允賴循良之治來綏凋瘵之民覩必爭先聞猶失喜某遠游江左承乏楚東幸父母之邦得神明之吏故鄉雖遠未聞言偃之絃歌歸興已濃及見河陽之桃李

答荆南李太尉

適夔子之邦方將問政識荆州之面何待封侯某官裔出隴西羣空冀北稟漢將無雙之氣懷周臣不二之心邁方畧於孫吳為國家之英衛受知於上屢持大將之權開府于荆益重長城之寄敵不敢動時方頼公某之任遠邦假塗重鎮覩尺書之面目喜其可知聞萬福之威名見已大晚

答歸州周守

聲迹相聞同處浙江之左封疆非遠並遊巴蜀之東緘

來以朋禮過于厚其官詩書奕世簪紱傳家挺秀氣於三衢馳英聲於列郡展騏驥足嘗佐苗人之邦分銅虎符遂臨楚子之邑化已形於千里治未及於期年更不俟終召其非晩其備員番水易任夔門將假道以觀風且登堂而問政面目之書已見喜得其人唇齒之邦是依言歸于好

答周運使

行或使之難方歌於蜀道喜可知也夢已見於周公詞

觀三峽之流書覿千里之面禮過於厚緘來以朋其官
姬籙傳芳坤維挺秀文非少而且重厚藝雖多而不吝
驕才學俱高子雲相如之徒也名德兼著君平仲元其
人歟謁蜀郡之鄉評最普慈之治績方聖主圖中興之
業以大賢居將漕之權弭使節於一川揚仁風於列郡
以身化下小攬轡之范滂用義理財鄙流錢之劉晏矧
輿議之素屬豈計臺之久淹更不待終召其非晚某備
員番水易任夔門將入境以觀風且登堂而問政叱王

尊之馭險不憚於登天依韋皐之賢易端同於履地

答查運使

三峽倒流難敢辭於蜀道一麾出守茈端賴於蘇天荷友義之素敦媿朋緘之誤及禮過於厚情何以堪某官先朝名家今代人傑然膏油而讀紙上語取科第如摘頷底髭學兼通於古今才兩備於文武明目張膽陳治亂於天子之前論將談兵贊籌畫於元戎之幕輟握蘭之高選膺將漕之重權弭使節於一川揚仁風於列郡

飛芻輓粟姑心計之暫勞簪筆荷槖諒超遷其非久恭

備員番水易任夔門首蒙千里之書喜見故人之面叱

王尊之馭移孝子為忠臣依韋皋之賢視青天如平地

答吳叅政

一麾出守蕃宣澄處於上游同官為僚謀議允資於先

達禮過於厚緘來以朋其官場屋舊人江湖名士身薦

歷於中外學兼通於古今登科五十年親見先朝之盛

搏風九萬里上至列星之躔凡後來持荷簪筆之流皆

前日含香握蘭之選孰謂諸侯之賓客乃屈四朝之老成更豈待終召其非晚某自番君之國易夔子之邦久違數仞之門墻忽見天書之面目以幕府而待杜老豈同嚴劍南避正堂而舍蓋公願效曹相國

答施州甄守　援

三峽倒流方嘆川塗之險一麾出守遽蒙牋翰之修德厚而謙恭過於禮某官中山華胄西蜀良家才兼文武之全性禀忠義之實矯命制難陳湯有得於行權投

筆立功班超宜侯於定遠既龍韜豹畧之屢試姑皂蓋朱幡之暫乘控巴地之上游守清江之名郡化已形於千里威且震於四夷更靡待終召其非晚

答周運使

老向巴人方起杜陵之嘆憂銷王粲幸依劉表之賢使巴近於光華禮將勤於吐握某官道師孔孟才配夔龍雲金門玉堂謂踐揚之已久木牛流馬奚飛輓之尚淹詔將下於蜀天公其歸於魏闕某敬拜宸命行趨計臺媿謝

牘之末修辱賀緘之先及同西州之士顧承敎於鄉先生與列郡之民咸託庇於部刺史

答查運使

渭北江東起日暮春天之嘆烏欒烏道同孤城絶塞之遊行或使之喜可知也某官鴈塔前輩麟臺故人既臭味之素同亦行藏之不異愛君憂國抗章如出於一心持節分符遊宦相從於萬里某敬拜宸命將趨討壘媿謝牘之末修辱賀緘之先及傾葢如故久論程孔之交

呼酒勸君行講韓張之好

答潼川運使何舍人

番水期年治亡善狀夔門萬里地竊巨藩揣庸繆以何堪恃高明而自慰某官學本自得才尤不羣道造子思之誠氣養孟軻之浩傑立角出於永嘉多士之地難進易退於權臣用事之秋翕然稱鄉先生卓爾為天下士分符持憲不辭蜀道之難憂國愛民寧羡錦城之樂惟某叨預梓里稔聞月評仰齒德爵之俱尊喜風馬牛之

相及叱西州之馭移孝子而為忠臣依韋臯之賢視青天其如平地

答前四川茶馬續修撰僃

國遊夔子稔聞舜友之風地過荆州未識韓侯之面方仰膽於斆伋遽下拜於僰緘某官虞庠舊人晉國奇士仕途歷三十年之久鵬程搏九萬里之高牧民如牧羊為治素同於卜式問人不問馬存心無媿於宣尼坎則止而流則乘仕不喜而已不愠求田問舍孰云不高結

綬彈冠亦何足慕優游里巷頤養年齡然朝廷方思老成況天下咸仰齒德宣室未前賈誼蒲輪必起枚生某涉世最踈蒙恩誤寄方觀風而入境思問政以升堂庭過伯魚竊效陳亢之喜書傳雙鯉益嘆玉川之賢

答沈待制 調

屢上詞章誤得股肱之郡未修竿牘遽覩面目之書緘來以朋禮過於厚某官望隆若霅世耀貂蟬八詠逸才真隱侯之華胄一門盛事實故相之難兄嘗分浙右之

符尤著閩南之績奉眞祠之已久奚從槖之尚淹行起老成以慰中外某闓分絶塞地易近藩將入境以覿風且登堂而問政歸自夔子國幸風波之已逃遊于鄭公鄉庶罪戾之可免

答劉大諫

屢上祠章誤得股肱之郡未修竿牘遂覿面目之書緘來以朋禮失之過某官學貫今古心潛聖賢樂道幾於屢空養氣本無以直煞青藜燭讀異書於蓬萊詠白蘋

詩起清風於茗雪當龍飛乾道之始正鳳鳴朝陽之秋官居諫垣色正朝路稱堯舜者無非孟子誰與王言指恭顯者豈無京房孰若公勇守道而去令名益高爭無媿於七人貴奚煩於五馬然臧倉存而魯侯不遇旣承璀去則李絳必來益輸畎畝之忠往賛岩廊之治某叨與同舍素蒙異知迹雖隔於江湖心不忘於館閣

答凌尚書

兩朝重望一代儒宗擢第若摘頷髭巍中甲科之選理

身如梳旦髮了無纖垢之汙時可用之則行道無入而不得入則懋立朝之節出則騰治郡之聲退之以薦賢為心天官惟允行儉有知人之鑑吏選尤精方聽履而上星辰遽銜盃而樂賢聖久淹家食想注宸衷佇緜八座之尊拱拜三公之貴某頃以晚進叨居下僚遊矣門墻之邃巍然山斗之仰

與沈尚書

易郡而東誤得股肱之重去天非遠喜瞻喉舌之尊行

逐登龍敢先致鯉某官書讀萬卷名登兩科質賈生通達國體之才有韓子涵泳聖涯之學言無發而不中最高北闕之書治所至而有聲尤振西州之譽上意每注於安危之際公色不變於榮悴之交人才甚難今日有幾況當宁方興衰而撥亂豈重臣可置散以投閑諒與宣室之思即起東山之卧某為學最淺受知實深賢關首與於陶鎔詞掖誤蒙於薦引去門墻其已久仰山斗而不忘行由或使而身竄於夔喜亦可知而鄉遊於鄭

事大夫之賢者竊效古人之居邦就有道而正焉庶幾君子之好學

答姚子才

薦蒙肯顧寵示長牋豈惟嘆駢四儷六之精抑亦見聞一知十之學方觀韓子送何堅歸道州之文端賴澹臺助言偃為武城之治尚容再見以馭謝私

答章教授

日邊得郡寄千里之股肱魚腹有書見五年之面目禮

過於厚分非可堪其官挺秀相門蜚聲帝學文法漢而
尤古詩擬騷而更工衣冠盛唐室之蕭詩禮傳孔庭之
鯉滿門科第繼元祐省闈之風異日功名嗣慶歷名臣
之頌學無入而不得康何來之太遲窮年屹屹膏油業
已精於韓吏部諸公袞袞臺省官豈冷於鄭廣文名譽
已崇富貴將逼其燈共庠序年同遠巡懷高山流水之
音起日暮春天之嘆遠官夔子國幸已脫於風波來遊
鄭公鄉庶可逃於罪戾

答泉州交代周參政

千里分符叨繼重臣之後雙緘拜賜輙爲盛德之先覩鳳有期續貂爲媿共惟某官學術荀孟人才禹夔昔遇上皇聳風采於臺諫晚事聖主賛謀謨於廟堂久均逸於巨藩暫養高於琳宇如昔者大老之二兼天下達尊之三盍歸乎來爰立作相某不學亡術見賢思齊將入境以觀風願登堂而問政竊比曹相一遵蕭何之規真見周公不比宣尼之夢

與福州王叅政

五載三州方幸投閑而置散一麾千里又叨宣化而承流顧大邦雖非小子所堪然便道有見先生之喜共惟其官性天高卓材地閎深道扶孔孟而襲其傳文追揚馬而為之配變儒風於兩學最治績於四川榮長諫垣所陳無非大事巍叅政柄有告必以嘉猷方蹇蹇以立朝遂營營而去國四海咸冀其復起七閩豈得而猶私盡歸乎來如古者之二大老無出其右兼天下之三達

尊願趣曹裴即膺漢詔某門闌下士學校諸生蚤親模範之工遂玷簪紳之寵兹濫膺於劇郡幸密隷於崇班欲問為邦竊自比於顔子願言承教終不叛於韓公

答趙知宗

五年三郡方幸投閒一劄十行又叨共理遠辱朋緘之及仰欽謙徳之光伏惟某官派出銀潢名高玉牒術業炎劉之歆向勲謀仙李之江河兼爵齒徳之尊有風雅頌之好帝眷尤甚宗盟有光况惓惓忠臣不忘畎畝之

念俾振振君子咸陶麟趾之風佇觀昌魯之季孫行作
相周之衛武某昔在越絶獲知宗英屢陪觴詠之遊久
闊笑談之樂不謂晚塗遊宦重遇平生故人將使泉南
復繼蘭亭之盛不令坡老獨稱安定之賢

答蔣教授

不學亡術繆懷刺史之章同官為僚行詣廣文之舍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姬籙傳芳莆田挺秀深究羣經
之旨早聯千佛之名登科葢已十八年讀書何止五千

卷眷此清源之郡雅為遊宦之鄉昔鳴子賤之琴今立馬融之帳化同魯國諸生咸采於藻芹文振歐陽高第行登於龍虎官豈容冷詔將被温某立朝甚愚為政尤拙已五年而三郡又千里而一麾將入境以觀風且升堂而問道見尺書之面已得其人游半水之宫願咨以政

答興化陸教授

五年四郡誤懐假守之章千里尺書快覩同年之面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其官秀挺三山風高二陸才蓋由於
天賦學況得於家傳摶風宜上於天池釆藻尚淹於侯
泮眷兹莆水實為冠帶之鄉宜得宣公以昌仁誼之學
官豈容冷詒行被温其符竹盜分寶鄰是賴方驅車而
假道願問政以登堂誦十年尊酒之詩辰乎何速見千
佛明經之士喜也可知

答任運使

五年三郡方幸投閒一札十行又叨共理首辱朋緘之

貺仰欽謙德之光某官秀挺三山名高千佛飾吏必以儒術修身本乎誠明色正霜臺風采稔聞於半豸位分卿月禮樂咸資於一夔入則居清要之官出則為光華之使著治績於數路謳歡聲於七閩姑為轉餉之蕭恥作流錢之晏茍非仁義固未嘗陳於王前其在朝廷又孰敢與諸任𦵏使軺暫屈召節咼來某涉世最疏辱知素厚千里誤分於符竹二天仰賴於帡幪敎化美而風俗夷小諸侯敢不自勉撫字勞而催科拙賢使者必能

見容

答石察判 起宗

巍巾亞魁榮歸故里大策聳傳於多士長牋寵及於陳人事甚盛而獲覩喜欲言而不足某官家傳萬石譽擅七閩志雅在於奪標射果聞於中目詳觀切直之對深得茂明之宜雖策勳有蕭一曹次之或殊然公議以王後盧前為未愜淸泉紫帽遽敗觀於溫陵綠水紅蓮聊宦游於越絶佇自賓幕即登道山某幸玆分符叨與歡

駕果遂郊迎之語薄攄簪盍之誠式遄其歸榮親之樂孰加此不負所學許國之忠其自今

答郭縣尉

榮擢巍第言旋故鄉蔫蒙都騎之臨重拜雄文之貺老獲覩於盛事喜實倍於常情某官經傳獲麟文冠蔫鶚蘭省復居於前列英聲益重於南州暫淹龍虎之美名姑作神仙之隱吏力養由於稽古人咸貴於為儒託諸空言科第既已愳子行其所學忠孝可以立身微聖賢

其誰與歸於禮樂必從先進願自今日以遠觀猷

答與化何知軍

地異楚齊海不分於南北國猶魯衛政竊比於弟兄況為天子守土之臣宜講諸侯睦鄰之好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挺生相門妙有家學早蜚聲於槐市果巍第於楓宸惓惓懷憂國之誠耿耿抱疾邪之憤官清而要榮躋列宿之躔氣直以剛力請上方之劍乃反落御史之膽恨不斷佞臣之頭始知學校之有人孰謂書生之

不武上嘉謇諤卒行其言天賞精忠遂魁其子風采聳於天下名節立於臺端盍歸玉筍之班姑養琳宫之浩符分千里方歌來莫之應詔下九重行作去思之武某聯名鴈塔共事賢關既臭味之素同又封疆之不遠相為唇齒之國義莫重焉敬覩面目之書喜可知也

賀張尚書

伏審力辭從橐榮奉真祠縉紳高勇決之風當宁惜老成之去不負所學於夫子無媿陸宣公能全大節還故

鄉真同趙清獻𠑽受知最厚賛喜尤深方當危疑之秋
倍為明哲之賀日探車騎即登門墻

賀陳右相

廷涣大號相登真儒讙呼萬方聳動列辟𠑽官氣大以
直學明而誠入則正色於朝廷出則乃心於王室行藏
合聖人之用舍進退為天下之重輕不肯枉尺而直尋
惟務獻可而替否章屢上而求去甚力眺愈隆而挽留
益堅可謂大臣已久慰蒼生之望爰立作相宜盡行平

日之言績坐底於咸熈喜真成於不寐

賀汪尚書　應辰

光膺帝制榮總天官讀侍金華班高玉筍共惟慶慰其官書讀萬卷心醉六經養孟軻之直剛得仲尼之忠恕入則居獻納論思之地出則揔方伯連帥之權德名重於華夷治行最於閩蜀學以傳道真宜為萬乘之師才可佐王奚止居六官之長孰能熈帝之載當今舍公其誰茲輿議之所期非某敢私其祝

賀陳左相 康伯

誕敷明命榮陟首台用賢非以序遷簡帝實由人望其官學傳聖絶心造道微德寬大而能有容氣直剛而不可奪入則以嘉猷而告君出則以斯道而覺民房玄齡心不啓權斯能持於衆美蕭相國法若畫一固宜冠於羣臣況宰相以鎮撫四夷而丈夫當掃除天下今日之事舍公其誰侵疆未歸人咸望於夫子不仁者遠功實在於皐陶罔俾古人獨專其美

賀虞右相　尹文

廷渙大號朝登碩儒選衆得賢若舜湯命相之日縉紳相賀如文富宣麻之時讙呼萬方聳動列辟其官勇自仁出忠由孝移鯁諤傳世南之風敬義稟坤爻之德入則以嘉猷而告后出則以斯道而覺民拯社稷於艱危靜邊塵於談笑周瑜赤壁之外不見雋功謝安淝水以還未聞相業公獨得於兼備事非止於一書樞府出而全蜀安袞衣歸而敵國懼果膺爰立式慰爾瞻然大臣

以道事君而春秋責備賢者願以天下而自任勿謂吾君之不能魯國侵疆未歸責端在於夫子樂正為人好善喜竊同於孟軻罔俾古人獨專其美

與交代胡侍郎

執筆螭坳昔類蒹葭之倚分符閩嶠今同糠秕之颺不圖衰暮之孤蹤復有交承之雅契其官心傳絕學天賦剛腸當姦邪誤國之秋奮忠誼敢言之勇朱雲請上方劍欲斷佞臣之頭賈生陳痛哭書願繫單于之頸去國

葢一萬里投荒踰二十年會上聖之嗣興起孤忠於久廢心惟憂國屢推造膝之誠義不戴天力沮和戎之議卒落落而難合竟栖栖而不容周宣方撥亂以興衰韓子乃投閑而置散銜盃里巷晦迹桑榆盍歸乎來萬事之問在伯始無出其右十里之難制一賢赤心素結於膺知白首姑煩於卧治初需漳浦之次遽易溫陵之麾佇竢留中詎容補外某輩行相絕官僚偶同聽詩書執禮之言資直諒多聞之益左右共書於言動後先相繼

以承宣誦十年尊酒之詩修尺素雙魚之敬來何太莫宜趣曹相國之裝政務惟新奚煩楚令尹之告

梅溪後集卷二十三

梅溪後集卷二十四

宋 王十朋 撰

小簡

答呂主簿廷

某頓首再拜氣肅晚秋候臨良月伏惟主簿學士百神交相萬福駢臻某仰竊芘休重蒙記録謹因回介少布謝悰不宣

某向寓雪溪獲瞻芝宇千里相逢而遂成傾葢一樽屢共而辱與論文念几席之久違荷故舊之不棄遠須翰墨仰佩謙勤披味以還感媿兼集

某官斯文老匠後進名師不倦學古之心尤高鑄人之手聲望煒曄平生知識最多人物魁梧他日富貴何患行見公朝之薦鶚寧憂小邑之栖鸞顧調護於昻茵佇翺翔於臺閣

某比因竊第之還遂適披雲之願特蒙枉顧盃見撝謙

別離經時行將命嵇吕之駕會合有日要須聮孟韓之

詩惟是願言併遲面究

其濫被宸恩薦更幕府未修謝牘遽拜賀緘蒙長者之

見先娩小人之不敏遂有親依之幸尤深忻忭之誠探

禹穴而登稽山願觀古牒泛剡溪而訪安道不廢家風

與王安撫 師心

會稽地廣民夥號東南大都會第以連歲災荒今年尤

甚孟秋之初大風淫雨繼以江濤暴漲飄廬舍害禾稼

瀕海之民死徙者稍多玆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仰惟入境之初首加訪問下車之始撫字為先上以寬聖君東顧之憂下以慰越人引領之望不勝幸甚某備員幕職目覩其事輙敢以聞

與趙侍郎令詵

拜違台範晦朔遽更仰德之誠不忘鑒寐竊惟視印之初人事紛冗尺牘修敬不敢輙先雖去思之意不減於越人而後賀之罪已同於譚子尚冀貸其不敏

某官疏通練達寬厚老成歷四十年之仕途號二千石之治最憲閫帥越異績愈彰方當宁以用度為憂畀明公以貨泉之柄中外相賀以為得人昔蕭何轉漕關中以給民食劉晏流錢地上用佐中興久無其人惟公是望輿論攸屬某非敢私比者天降之灾害及稼穡越人瘠矣得旨賑濟遂獲更生竊知公為上言之活人手段已見於得君之初也公已去而不忘越越人德公亦將終身而不忘甘棠勿伐之詠在越而不在燕矣

其以書生賛幕懵無所知仰荷包荒不賜譴斥子犯有罪猶自知之叟公見容可謂盛德尚與始終垂庇獲免於戾感戴何窮

與王舍人　剛中

史館舍人道徳才猷文章議論真一代人傑也爰從大對忤意權臣養浩十年卒不為附麗計公道既開平步館閣玆者正位西掖有識相慶昔晁董蜚聲於對策而不遇明主常楊得體於制誥而俱非正人夫豈如公兼

備衆美至若子産以潤色有功而立鄭宣公以代言振職而興唐相業可嘉起於辭令天下縉紳所同望於門下非某區區私祝也

伏審代言西掖被命為真自代之章輙及寒賤靜惟斯舉本非虛文前輩達賢引類多在於此爰從近歲玆道不公不出於觀望則生於請託故上不以實而求下亦以文而應自非高明特達之士以公道為已任孰肯於觀望請託之外而舉人仰惟大賢獨追前輩自顧何人

可當公舉奬借過情感媿無地敀事一封聊申謝臆雖舉於公朝不當講私謝之禮然待以國士其可以衆人報耶

答陳少卿 挟

某前歳竊第行朝遂獲出入門下者數月伏蒙顧遇情均父兄私心感激無以借喻況獲珠玉盈篋以歸輝映里閭寵於得第親故相見首以公之遇我者告之無不欽嘆厚徳尚恨未有圖報之所而大斾已西瞻望門墻

不勝依戀

李路鈐至越首拜誨緘之賜累幅勤厚如面台顔伏承
養浩丘園日有文字詩酒之樂仰見大君子所蘊過人
朝著山林無入而不自得又蒙欲以所作見示尤荷台
眷之篤將始終教誨成就之也果蒙不鄙甚幸甚幸

答李丞務

蒙示先叅政壙記三復流涕仍需挽章感謝不鄙恭惟
叅政宏才碩學精忠大節凛然當代少見其比雖晩路

為權臣所抑不獲伸其素志然天下公論史官直筆斷不可誣其輩鄙陋之詞豈足以發揚其萬一平生之所以聳慕者有不可辭三章謾往惶愧亡地

與張臺法劄

臺法鄉丈茂對新揚檢勅臺憲神相忠嘉台候萬福其日者伏審光膺寵命喜至於躍念欲即修賀書切謂大賢進用不止於此日俟殊擢故少遲之非敢自外於門下也仰惟聖君求治甚切不為無事吾鄉一二先達致

身臺諫當得言之秋必能明目張膽以慰公論某所以遲遲而賀者亦姑有待焉敢乞上體眷隆展盡底藴以結主知指日大用以福蒼生以副簪紳之望維桑與梓亦被餘榮

答温守周侍郎綰

伏蒙賜以書翰圓緘累幅禮意有加旨酒生羊為貺甚寵近代先達薦紳以名位自居貴不下賤久矣兼達尊之二且身為邦伯而禮先於寒賤後學德盛而謙世所

未有顧其何者可以蒙此邪下拜之餘感懼幷集

答臺守凌侍郎哲

伏蒙臺慈以某假塗赴闕特有寵賜某竊聞將有遠行行必以贐雖百鎰在所不辭然可以無取取則傷廉雖一錢有不宜受獨於仁者之賜趣起小人之貪拜貺以還感媿無地今祗領到州十千省發路之賜謹用回納

與王運使之望

某官道德政事文章經術當於古人前輩中求之非止

可為今日儒宗吏師也朝廷方以全蜀為重故畀以外臺之寄恩威五十四郡屹然為國長城以寬主上西顧之憂豈以蕭何能轉輸劉晏知取予之事而浼搢紳先生耶

越蜀相去萬里不修與居問又復二年惟拳拳斗仰之誠不替朝夕去歲邸報中獲覩臺諫列薦之章士夫識與不識罔不欽嘆門下士喜如之何清資峻秩不足為先生榮異日特書大書屢書者為可貴爾比至行朝虞

郎中出示蜀中小錄竊知職試文衡獲覩約束知其所得必真才實學相如揚雄二蘇輩一網盡矣省榜已揭太學得百餘人可謂盛事皆出先生疇昔作成敎導之賜也近年文體屢變學官屢易士子多異論惟推服吾先生至今無異辭入蜀以來聲聞益著朝論翕然何大諫諸公稱道尤力召還必在數月間某或未以罪去復有摳衣之幸矣

某晚學不才試吏越幕自謂必以瘝曠獲罪誤蒙郡帥

王書見知嘗薦僚屬四人于朝以某為首然某亦佩服先生之敎在越兩載不敢以一字達廟堂諸公臘月七日終更當日挈賤累還鄉欲屏迹山林以安愚拙不謂叨被誤恩有校讎册府之命退惟僥冒實出先生平日齒牙餘賜實切媿感穀日離家二月初至行朝供職已半月賤累猶未來也汪聖錫為少蓬尤厭士論館中皆一時英雋其廁迹其間葭倚羣玉媿不自勝先生顧遇素厚必有以警策不逮俾終為善類之歸幸甚

其比因廷對尤荷今四川制置王丈見知代言西掖舉以自代自惟疎繆聲迹沈下仰蒙特達感激不已以國士見遇者惟吾先生及舍人丈二人今皆在萬里故其歸依慕用之誠尤在於蜀也閻梁二同年試吏兩川帥幕閻質直梁俊邁皆蜀中佳士獲繼事大賢必蒙厚遇劉韶美宮教在會稽遊從甚款自謂受知於先生語必慨然葉樞至越見之大以為奇延譽諸公今亦移行朝供職矣先生行將大用薦賢報國尤所當先閻察推老

矣當不待終更而薦之可也輿論所欲非某敢私

答曾知郡 汪

某官人物不羣才德俱邵學術通倫類而無入不得儒雅飾吏事而所至有聲南州之政已聞北闕之詔將下豈兹小壘可淹大賢輿論所期非某敢私祝也

往歲某官吏隱樂清主盟鄉校某獲執經與諸生之列最蒙不以碌碌餘子遇窺奥㧛而知所歸皆我公博約之賜也違去二十年兩遭家難屢困場屋聲迹沈下逾

遠門墻尺書修敬莫克自致於千里之遠媿媿負負何以自文然景山仰斗之誠初未嘗一日替仰惟高明宏博必恕其不敏而亮其無他臨紙悚懼不自已已

與任安撫 古

某官全名大節凛然超絕昔人前輩之上乃者持風憲肅朝綱忠言讜論屢批逆鱗奸邪寢謀盜名器者為之膽落議者謂雖漢汲黯唐魏鄭公國朝王元之唐子方諸公殆無以過直道不容一麾出守有識之士咸為清

朝惜之然聖主圖治方鋭急於見賢端人正士决不可久外宣室之念正深詔書行落大江之西公其為蒼生起

某叨被誤恩校讎册府靜惟僥冒實出先達大賢吹噓獎拔之賜寧不知感弟恨來晚不獲瞻拜令光親承博約以慰平昔慕用之誠然每見同舍郎稱頌盛德幾不容口柏臺蓬山至今有光吾道甚幸名教甚幸

答趙撫幹伯椿

薦拜翰之辱如對標致於几席間喜可知也暑雨未歇伏審蓮幕風高賛畫有相台候萬福某竊祿懷媿每靡記録蝤蛑風味不惟勝無腸公子自可以輩瑤柱江君會稽固不易得錢塘又絶無之臨食必起故鄉之思興與鱸蓴同但不能如張翰之勇决耳遠蒙分貺以養吾老饕媿感俱不少也道山石渠輒納墨本置之悠然閣可與南山同入眼劉子政乃天祿閣中人豈容懷惓惓之忠久屈于外耶

與任提舉 大薦

某官以直道立朝去非其罪物論惜之茲承光奉宸恩榮持使節作外臺之耳目聳風采於大江之西識者謂聖眷方隆茲實大用之權輿也伏想輶軒屆道而台節已隆天氣正炎滛雨未歇敢祝善保台重

某仰視台照輙有塵稟某有表叔賈如規者宣靖間在太學有聲後困場屋遂俯就恩科其人極有士行為鄉里所推前任建昌尉以清白聞今任興國軍司理秋冬

間赴上賈安分自守不求知於人然某官方以人物為心不敢不以其名聞也又親戚劉鎮者戊辰榜中乙科其人有學問工詩文通曉吏事見任洪州司法登第一星餘尚困選調今皆獲趨事大賢深為之喜儻蒙提挈成就甚幸甚幸茍非其人某亦不敢妄舉

與王總領之望

浙中去蜀如在天上不修興居狀又復一年惟是萬里斗仰之誠不替朝夕幾叔至臨安出所賜書欽閱以還

感佩譙抑去歲聞石命其喜尤不自勝謂即有瞻拜之幸既而改除輿論殊欝葢朝廷以蜀為重姑留大賢然議者謂汲長孺當在朝不當使之在外也近日廟堂設施皆合人心如張右相胡邦衡自使凌汪二公為天官豫章宣城之除無不稱善縉紳日徯先生之歸便當為治裝計

其竊食蓬山日虞罪戾茲蒙誤恩備員佐譔退惟僥冒實先生疇昔奬借之賜實增感激然其去冬輪對妄論

時事初自謂必得罪聖主寛容不惟不怒且畧施行其言既而館中諸公相繼論列上一一開納但側目者衆迹不自安其與馮圓仲一二同舍皆請外廟堂不肯數奏葉樞以其事聞上諭宰執俱不容去某以求去得遷力辭不獲今亦不住為乞外丐祠計萬一果遂所願甚幸甚幸先生知遇有素更乞時賜警策俾終不為小人之歸以辱門下其為幸也亦大矣

幾叔被辟益見先生友愛之篤聞問間無不欽歎萬里

之行良勞弟恐坐席未煖必隨台旆而還也鄭正叔教
授昔在上庠獲預執經之列久與幾叔游今相隨入蜀
切望周旋閤梁二同年近得書皆荷知遇閤又蒙以四
條首薦尤感激也近館職甚缺員次第皆召試矣主上
聖德日加陳丞相有容德頗收拾人才臺綱稍振陳應
求副端排擊奸邪保全善類尤為士論所歸乃汪端公
薦引之也用劉信叔逐劉寶皆近日可喜事其他事體
幾叔能言之

答王舍人　佐

别大君子凡三年相去二千之逺修敬不先下拜誨緘之寵者再矣舍人不以先逹自居而謙德如此某晩進乃敢踈怠尚何以自文耶某比備數館職與二三同舍日以時事為憂初欲同上封事未果會嘗輪對遂各以巳見獻某最山野狂妄尤甚上寛大能受盡言不惟不怒且畧施行之但左右前後瞋目切齒者終不相置某自去冬求去詔子凡數十上凡八閲月始遂所請然區

區之意止是丐祠廟堂乃委曲如此出自望外闕期近在九月間當復申前請以遂所志不復詣仁者之里日俟舍人丈零陵報政遄歸郞廟公道復行清流增氣其已掛之冠當復彈矣

蒙示兩紙論列時事仰見舍人丈天資忠義過人遠甚不以身外而忘愛君憂國心也三復以還欽嘆不已某以五月十八日離行朝至途中聞次日有敵使失禮事中外咸懷主辱臣死之恥況官穹祿濃者當如何其方

屏迹田野雖黜陟不知理亂不聞不復開口及時事然畎畝惓惓之誠猶前日耳況舍人丈受明主之知膺千里之寄宜其不能自已也來書所說荊襄雷化事此豈細故耶梁丈賢者方居言路不可不以告之

與洪檢詳邁

比獲識檢詳難兄弟于朝讀雄偉之文聞正大之論知天下士在一門也又辱為檢詳同舍之末苟知良不淺臨行既勤餞送仍寵以詩章歸槖有光感激無已違去

數月斗仰不忘需次弊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祿而卧病未能遽行復申祠請實非獲已儻蒙台念見廟堂諸公曲賜一言俾遂所求不勝至幸

與杜殿院 起莘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臺端天子親擢正人中外莫不相慶竊聞殿院丈排擊姦邪保全善類饒君子不饒小人果踐平日之語某受知最厚賛喜叵量更冀盡攄素藴益振臺綱以淵中外之望

與吳察院 帯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朝登正人中外胥慶拜違台範垂三十年雖修敬有稽而仰德不替比聞名環真成不寐之喜然君子未來而小人已去道出婺女日伺騎音竟不瞻際悵望何已某蒙恩補外需次還鄉方幸息肩官司來督赴任雖貧居急祿而多病未能遽行遥望門墻倍增依慕

與汪侍郎

其入館之初侍郎丈以先達儒宗為蓬萊主人遂獲朝夕趨隅以聽博約重辱顧遇不後同輩臨行又蒙餞別之寵晩進不才何以得此拜違數月斗仰益㢿需次弊鄉偶成見闕貧居急於得祿便於舟走就職緣冒暑得疾未能去體素苦痰嗽遇秋復作不免復申前請以匄子託圓仲矣敢望侍郎丈見廟堂一言俾遂區區之願庶得在家醫治少延殘喘不勝感幸

與凌侍郎景夏

某備數册府獲識侍郎丈於朝望儼然之容聞正大之論知朝廷之有人三十年盛名不虚得也謙恭下士真有前輩風某愚不入時獨蒙顧遇臨行又辱寵餞禮意有加晚學不才何以得此於大君子私心感激不自已違去數月斗仰彌壓需次還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於得禄而卧病未能遽行復申祠請實非獲已已懇汪丈為告廟堂更告侍郎丈曲賜一言俾遂所求幸甚

與劉察院度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大用有階善類相慶某晚學不才濫游册府獲親炙者幾二年薰温粹之容稔忠厚之論知君子所養過人媿僕輩匹夫之賤每蒙推誠顧遇警策不敏臨行惜别著見顏色既勤飲餞又寵以詩章誦小小林園意自憐之句覺松菊之有光也違去數月夢寐不忘自聞新除喜不自已近朝廷去積年巨惡大快輿論天下知臺諫之有人矣

與陳侍郎俊卿

光膺寵命榮陟從班朝登正人中外相慶天子欲其居獻納之地天下知其為大用之階有識君子惜其去風憲之早也某晚進不才素蒙知遇天資狂妄尤荷保全去遠風墻不勝依慕

與汪中丞

伏以中丞負王佐才為長御史以暴公子之威名而持斧以裴中立之德望而視師風采所加華夏咸聳悍將為之落膽强敵不敢貫弓一正天下如其仁不有君子

其能國大夫出利國家安社稷茲其時哉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孰先公者其受知不淺賛喜為多方苦𤸇痾之侵復伸祠佚之請望門墻其愈遠瞻履舄而莫遑想旌旆之已旋諒紀綱之益振佇須大拜續走賀緘

與趙安撫清卿

某晚學不才備數冊府最蒙安撫待制丈顧遇不淺臨行又辱寵贈禮意有加然待制方以清白表率縉紳某不敢自處於傷廉之地雖不拜賜而感激未甞自已拜

違數月仰德益勤需次弊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於得祿然為多病所困輒復丐祠愈遠門墻不勝依慕

與梁司諫

某愚不入時獨蒙司諫丈特達知遇狂妄之迹賴以保全臨行又拜清白之貺拜違數月斗仰不忘竊聞司諫危言讜論排擊奸邪天下咸稱為真諫官莫不想望風采樂道人之善人之常情也況某受知不淺喜當如何

答陳侍郎 正同

某自丱角學讀書聞先生長者之論知欽慕忠肅公之
為人去春息息西邁一物不暇將獨携温公忠肅二畫
像而行尊堯集雖熟閱之每以不見全集為恨兹辱須
賜副呂石刻既整冠下拜遂撥置羣書朝夕欽誦真可
與日星爭輝非照乘珠比也

答温守徐侍郎

兹聞力請于朝已遂祠佚方與邦人同結去思未遑趨
拜遽奉貺誨仰佩謙冲某嘗嘆近世人才少有全者或

吏才長於治郡而名節無聞或名節著於立朝而政事多短獨侍郎丈昔持從槖天下稱為正人出守海邦人咸謂自有郡以來未有賢明太守如侍郎者非某之私言也豖台旆取道樂成當探伺戒塗俯伏道左與攀轅之列

與温守莫郎中　伯虛

某官天賦材猷家傳吏事籍甚之譽藹著簮紳聖天子方以外治為憂故輟自握蘭出分符竹踐揚中外無

適不宜顧東嘉小郡豈足以屈大賢弟以先大監遺愛著在千里人心甘棠且猶愛之況其子耶民望使君之來久矣想不勞而治也然朝廷需才方急指日名環行見卧轍攀轅又如三十載之前舊使君之去也

答湖守陳郎中之茂

拜違一年又半矣千里仰斗之情常在夢寐中也往五月去國行色怱遽不及以書告違還家許久去郡城稍遠無雲川便又不獲修敬媿媿負負何以自文不謂

長者不以其愚不肖遠勞記憶賜以手書盈幅諄諄情辭備見如前日在道山侍几舄承博約時也喜如之何弊鄉去湖雖遠而知郡文政聲籍籍著人耳目比得莫子齊書言吾丈去歲修城今又大忠烈廟皆有碑刻文章政事於是兩全某謂此乃通才餘事其好善嫉惡之性胸中耿耿之奇議論慷慨名節凛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可也某雖晚進不才辱顧遇良不淺比見送馮圓仲序復及小人罪曰遂可託大賢之文牽聯不朽矣圓仲之

去可惜然於出處無媿吾徒之幸元章半月之款想足以破顧一好漢如此不容於時何耶杜起莘盡言而去士論甚休亦一時館閣游從盛事也其屏迹山間足迹不到州縣闔門二百指飯雖不足亦頗能忍窮有小小園林足以自適惟畎畝之心惓惓猶前日耳未能乘桴從游踐送別之語臨紙不勝依依

與永嘉南溪國朝宗

其作別踰年不廢思仰自竊第歸鄉念欲一見巽邑之

阻顧無由遂秋杪㣲寒伏惟文候萬福近朝廷行兼經最優春秋吾友記問素熟於場屋尤利來春有補切宜勉力某易任會稽旦夕成行他日行李過越切望見訪少逸術士劉孚先談命頗奇中覔字求見幸一過之更望吹噓俾有所獲亦不費之惠也會合未期望為遠業加愛

梅溪後集卷二十四

梅溪後集卷二十五

宋 王十朋 撰

手劄

與陸會稽修曹娥旌忠廟

比以忠孝二廟曹娥旌忠為懇已蒙重諾忠孝臣子大節人所難能二人遺蹟皆屬會稽可謂千古盛事修廟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俗吏第以科催為急簿書獄

訟為先自非吾儒孰肯留意於此聞曹娥廟已命工矣
旌忠之修費亦無幾不可復留以遺後人切望分念其
甞題曹娥廟及近撰會稽三賢詩併寫上呈

與江山陰修愍孝廟

比以修愍孝廟為懇特荷不外旌忠之修已委陸會稽
矣忠孝臣子大節死者人之所難蔡孝子以布衣能為
人所難能之事有足嘉者而廟貌不稱深可嘆息修廟
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切望留念其近撰會稽

三賢詩悉孝廟居其一焉併錄上呈

與趙安撫乞降祝版祀上虞舜廟

據上虞縣尉陳廸功劄子稱本縣有帝舜廟一所父老相傳自置縣以來即有此廟兼縣有舜井象田百官等處古跡至多而一方水旱疾苦有請於廟無不響應合在祀典欲望台慈詳酌許令本縣每歲春秋備辦牢醴從使府給降祝版遣官致祭少為大功明德之報本縣近已具狀申府欲乞施行

與邵提刑

某茲者伏遇提刑郎中親乘使軺按察列郡某輙有已見畫一具聞仰助澄清乞賜台覽

一伏覩主上躬斷以來寛恤之詔下無虛日然而實惠未孚于民者葢由守令不能奉行之弊昔人謂徒掛墻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畧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況欲被其

惠邪今欲乞輅車所至盡録比年寛恤詔條榜示通
衢使有目者咸得而覩其郡縣官吏有不張掛與徒
掛而不奉行者首加案劾庶使朝廷實德下及元元
一伏覩主上慎刑恤獄之意雖堯舜成康無以加然而
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郡縣無循吏而囹圄多
寃民切見州縣間常置禁歷二一日正禁二曰寄禁
每遇監司入境止將所鞫重囚書正禁歷其他囚悉
附寄禁仍將所禁之人拘置僻所使不得聲寃又多

令吏卒防其親戚使不得告訴俟監司既去囚禁如初今欲乞所至州縣榜示道路如有藏匿罪囚許人以告及搜索二歷備閱所禁之事取一二件親賜按問庶絶寃枉之弊

一伏覩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令之所謂守令者專務催科殊無撫字之意葢催科自有常法豈在以速辦為能官以未及期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擾輸納之税未入於官府

勾呼之費已歸於蠹吏則知以催科取辦者初無益於國而有害於民然此亦非特守令之罪葢緣曩日監司多以催科責郡縣而不以撫字為先今欲乞所至郡縣訪問士民如守令善撫字者雖拙於催科必舉不能撫字者雖健於催科而必劾如是則郡縣皆循良之吏天下無凍餒之民矣

一某每見州縣間凡遇監司經由多有士民率衆投牒舉留守令者玆非出於民之本意也葢由時官自知

其無善治恐見劾於監司遂密遣胥吏諭鄉邑之豪族與士人之職于學校者唱率舉留士民亦欲以此交結時官求庇門户遂粉飾虚詞指無為有監司初不知覺乃以不賢為賢從而舉之為害非細今欲乞於入境之初覯風問俗考其治迹賢否可知如有士民妄有舉留者稍加懲治以革欺罔之弊

一伏覩主上躬示敦朴為天下先近日尤嚴銷金之禁似聞遠方弊尤未革葢有以裝佛為名而州縣不能

禁止又有以銷鍮爲名而亦莫辨真僞今欲乞申明金翠服色之禁幷裝佛銷鍮之弊革之以賛一人之躬行以厚天下之風俗

一切見瀕海郡縣鹽爲民害最著昔州縣科鹽自有定額其後有掊克聚斂之臣提煑海之職者倍增數目以爲民患縣令兼鹽場之任者又從而增之以僥倖功賞胥吏因緣爲奸與鋪户相見爲弊於所增額外多數以科民間累經臺部監司投牒陳理而郡縣多

端壅隔其弊莫去今欲乞委賢明郡守淸强官屬根治胥吏痛革多科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州縣官吏遠出迎送所帶人從非一多爲保甲寺觀之害今欲乞禁約官吏遠出迎送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隨行人吏所至騷然誅求之害甚於狼虎今欲乞嚴行約束以絶騷擾之弊

右州縣之弊非一某姑陳其大畧蓋久處閭閻目見其事所陳八弊亦皆利害之大者儻有可采須賜施行

與安撫論張侍郎論魯六傷犬

契勘張侍郎論魯六等傷犬事蒙判魯六勘杖八十某切見魯六傷犬事涉不明廂界供証出於符合張侍郎官居侍從心明法律必不肯以一犬之故誣害平民今來若將魯六斷罪事屬無辜深恐議者謂府屬觀望輕人重犬不獨某坐誤斷之罪其於張侍郎名德亦有所損所有魯六勘案尚未敢書伏候台旨

與安撫監司論災傷

茲者伏見火災流行大風淫雨繼以怒濤漲溢為害滋甚今據上虞縣供申有渰死者一百六十八人飄蕩屋宇者四百五十三家逃移者一百二十七户禾苗腐爛顆粒不收人民困餓號泣待盡兼聞其他諸縣皆有災傷除上虞縣供申外其餘並不見申到深恐邑官坐視不以恤民為意欲乞行下諸縣令各具災傷申聞仍與措置賑卹及乞以上虞等狀申聞朝廷以廣聖主畏天災卹民隱之意某備員幕職不敢不聞言涉狂妄

皇恐死罪

與都提舉論灾傷賑濟

某伏覩今歲風水灾傷浙江之東越為最甚上貽宸念特加賑恤某今有已見輙條具如後乞賜詳酌施行

一本府有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税租等數目非一今歲既不登民方艱食一年常賦猶無以輸積歲逋負何從而出欲乞敷奏朝廷將積欠税租權行倚閣俟來歲有秋仍舊輸納庶俾一郡生靈均被大惠

一切見本府訟牒私債居多往往其間不實者半葢緣受理之門既啓虛妄之訴遂興至有增數目以求判賂胥吏以買直所負無幾所䕃不貲今歲方凶荒救死不贍若加以私債訟牒之擾則民之流亡餓踣者必多欲乞敷奏朝廷應新舊私債不問多寡並權放一年官司不得受理俟來秋豐稔依數盡償庶使貧民不致重困

一災傷去處蒙聖旨將義倉米賑濟仁恩廣大萬姓鼓

舞其猶慮諸邑人戶有逃移於未獲旨之前不知今
日有賑濟之恩者或賣為奴婢或流為乞丐或匿為
鼠竊殊可矜憫欲乞台慈委諸令佐廣行告諭招誘
復業如家計物業悉已破壞仍重加拯救無致失所
以廣一聖主勤恤之意

一風潮所壞海塘如前日上虞縣陳請之類依法合以
食利人戶修築今濱海之民既被灾傷富者困貧者
飢況工役廣大必難取辦於食利之所不免役他鄉

之民然又不能無怨欲乞台慈委自令佐或以官米或誘富民隨多寡出穀或米日給升斗以顧之仍諭食利之戶時加犒勞方艱食之秋民幸於得食而不憚於出力雖非食利之民亦必欣然就役而不辭如是則修築之功不日可就

定奪餘姚縣和買

轉運司判下餘姚縣百姓魏皋等狀理本縣和買不均之弊某等索到八縣所具和買利害一一看詳其餘姚

縣所有不均屢興詞訴者蓋緣本縣以第一等止第四等科和買而第五等不科物力及三十八貫五百文者為第四等三十八貫四百九十九文者為第五等由是狡猾人戶與鄉胥相見詭名隱寄減下等第自經界至今方及十年物力走弄已及一半目今所管物力比經界之後物力其上四等戶減退八萬餘貫流入第五等戶其上戶所科和買比舊每疋增八尺以上上戶加少而和買日增下戶加多而和買不及非緣昔日人戶多

富今日人户頓貧其弊實起於規免科數多端隱稅法令雖嚴不能禁遏詞訴之興蓋生於此切覩紹興十三年指揮比年上户規逃物力往往折為下户高者既降下者遂升令後自第一等至第五等均數以絶增减之弊又覩十五年户部劄子欲且從第一等至第四等科敷以優恤下户又云州縣逐處事體不同有以物力及百貫以上為第五等者有以十貫以下為第五等者如止令第四等以上科敷物力少處實受其利物力多處

又却併在四等以上却成偏重欲下轉運司令州縣相度隨宜措置科折某等切見本府八縣其會稽山陰諸暨餘姚四縣和買遵十五年指揮止科及四等而下户不科其嵊縣新昌蕭山上虞四縣和買遵十三年指揮並科及下户亦各無詞訴内新昌嵊縣以物力十五貫以下上虞以二十貫以上蕭山以三十貫以上今餘姚縣百姓所理會和買不均及詭名减户之弊除欲以田畝科不可施行外欲乞准十五年指揮隨宜措置

可於新昌嵊縣蕭山上虞四縣中斟酌高下用二十貫以上和買庶得其中既有外縣已行之例又合相度隨宜之法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下實多詭户其弊可革二十貫以下者實係貧民不害優恤更合取自指揮施行

定奪阿何訟陳友直

契勘阿何訟陳友直不孝事陳友直狀稱阿何係其父盛之妾其事已具案牘中阿何與陳盛以不正合係妾

分明然在禮法中有嫡母庶母所生母乳母妾母阿何

雖非陳感之妻然在陳氏之家巳兩有所出其陳感當

溺愛之時亦當以妻禮遇之其按春秋之法其父有以

妾為妻者先儒論之曰以妾為妻之罪其父當尸之然

父以為妻其子不得不以為母又按禮記內則父母有

婢子父母没没身敬之不衰父母所愛雖父母没不衰

今何氏雖為陳感之妾其陳友直當以妾母之禮待之

有敬而不衰之義又按春秋婦人有三從在家制於父

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以嫡母之尊猶有制於長子之義今阿何係陳友直妾母其家事不得自專出入當有所制今欲乞台旨押阿何歸陳氏之家守孝俟其服滿如欲改嫁則從其便其所生子當育於陳氏俟其長成依公分析陳友直當以妾母之禮敬待阿何不得故有凌辱其家事當由陳友直管掌阿何不得自專庶於經於律皆無違礙

定奪孫謙理分

按梁緣有子八人内將一子與後弟縓為後是為梁譓緣死之後七子均分已及十有七年今據梁譓狀稱其所養父縓既死其所生父緣尚存之時所養母尹氏曾遣歸宗合作八分析産其兄孝廉等供稱譓不曽於父在日歸宗兼已受所養之家物産不當分所生兄弟之財今梁緣與尹氏皆已身死譓歸宗與不曽歸無所憑據按禮經為人後者為之子又按律諸養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無子者聽又按紹興令諸為人後而還本生者聽注

謂自欲還或所養父母遣還者今許自欲還葢謂本生無子或所養之家已有子也許所養父母遣還者義亦如之今梁縹既無別子況緣所出甚衆謙義合繼絶不當歸宗尹氏既無所生亦不得遣謙還緣以絶夫後謙既不當歸宗則亦不合受所生父母之產向來提刑司僉廳所定於律已當然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謙繼叔父之後固不當歸家至若分產則當處之以情可也緣梁縹死時謙年尚幼尹氏典賣其夫物產從而改嫁破縹之家非謙之

罪今謙所生兄弟皆富所養之家已貧謙既失所無歸
兄弟義當憐恤又按令諸分財産而衆議願多與同分
之人者聽此蓋聖人緣情制法以開遜義之門今謙與
孝應等本係同父之親而有貧富不等之患雖謙出繼
叔之後不預同分孝廉等合念父恩義當願與今欲乞
送縣告示孝廉等七人將原分到産業每人若干比並
謙見管所養之家産業若干七人中各出産業揍謙見
管産業如七人元分之數均退與謙其七人浮財恐係

分後增置即不許分退孝廉係是長兄身仍襲爵合倡率諸弟遵願與之令濟同氣之親謙仍舊繼所生之後不得歸宗以絶源祀庶令梁氏一門稍知孝弟之義少息爭競之風

與趙安撫辭定奪

切見近日下狀之人多於狀後乞送某處定奪者以兩爭未決務在依公非下狀人可得指定切慮其人與某處人吏預有計弊妄意指乞今後如出自台旨送下定奪

者其當勉強理會不敢以不敏辭如下狀人妄有指定即乞判送他所庶絶情弊

與王安撫

蒙台諭令撰二劄子不敢以鄙陋辭勉強承命乞賜斧削乃幸殯宫頻年興修震驚陵寢幽明不安公私受弊葢縁奉行者外以崇奉陵寢為名内有僥倖恩賞之意遂將已成之宇撤而更造不損之甓毁而更置不枯之木拔而再植其害非一端也去歲大修本府官

吏頗有起貪功望賞之心妄生事端者某目擊其事而不敢言每思若一日獲邇清光當首論之雖死不避也尚書受主上之深知奉陛辭之玉音為越人之師帥者無惜為上言之干冒台嚴皇恐死罪

與橋道頓遞使董侍郎　莘

某竊聞往歲徽宗皇帝梓宫御舟所至凡津梁堰閘並不毀壞今來伏聞大行皇太后梓宫御舟比舊加大城門橋堰之類勢不免毀某親見奉使侍郎言日者

奉請以梓宮行申方為利然毀民居多皇帝惻然曰

兹豈求利耶特命行乙方主上仁孝之德愛民之心如

此臣庶感激至於流涕某妄意欲乞侍郎申奏朝廷

今來祗備梓宮御舟其丈尺之數乞依往歲徽宗皇

帝御舟之例庶免毀壞以承主上皇帝仁孝之德以

遵大行皇太后慈儉之訓不勝幸甚某郡幕下僚

妄議大事罪不容誅俯伏以待

與直講史侍郎

某輙有少禀皇子初建天下拭目以觀盛德郎中直講以正人端士居師友之職宜以經術正其心以古今治亂興亡之迹為之勸戒養成器業以副一人付託之意如作詩一事乃書生氣習於道德亡補姑可置之舊日篇章尤不宜播之於外恐為人所議凡百要須慎重庶無悔吝某蒙建王顧遇不淺且辱郎中厚知輙獻區區幸恕狂妄冒瀆之罪

與宰相乞外任

其仰沐陶鎔備員中秘雖妻孥相隨竊食而二弟皆在鄉閭累重家貧難以提挈於某私計實為不便欲乞在外差遣以敦手足之愛伏望鈞慈特賜敷奏

再與湯右相

某前日面投劄子以私計不便欲乞陶鑄在外差遣未蒙敷奏切念某所乞實非得已今主聖臣賢朝廷清明多士彈冠咸謂時不可失况館職最為清選某以不才竊食其間豈所願去實緣私計有所不便兼賤軀自八

月間得肺疾至今痰嗽不除亦欲就外以便醫藥伏乞
鈞慈早賜敷奏得一外任或岳祠差遣不敢有擇庶俾
一門俱受保全之賜干冒鈞嚴某下情亡任激切戰懼
之至

辭建王

某比蒙誤恩備員小學教授叨瑭半載仰沐王慈顧遇
有加感激無地第媿不才殊無毫髮之補今朝廷擇賢
而代輿論咸稱得人三觀察天資俱粹美佩服義方學

問日進茲復得賢模範顧未易量劇為賛喜某比屢
求去未獲今復濫遷聞命驚懼方力辭免無繇躬詣
王屏稟違下情無任依戀之至

辭三觀察

某獲與游從已逾半載自媿不才畧無所補遽成違
遠劇用瞻依教授劉國博老成醇厚盖佳士也師友得
人尤為助喜某濫遷小著方此力辭面別無從敢輿仰
體王慈力學自愛勉修忠孝上報君親某不勝區區之

禱

與陳左相辭免除著作佐郎

某伏准省劄除某為著作佐郎仰沐鈞陶感激亡地某比緣私計不便屢入劄子乞外差遣未蒙敷奏今求去得遷聞命驚懼不能自已欲乞鈞慈曲賜矜恤特與奏聞以寢新命庶使愚分稍安獲逃罪戾不勝萬幸

與陳左相辭免除命乞外任

某昨曾冒瀆鈞嚴辭免除命實緣求去未獲驟得

美遷心不遑安非敢矯激雖小官不當辭職在前輩亦有故事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乞外任劄子併賜施行

再與陳左相

某昨再瀆鈞嚴辭免除命伏蒙鈞旨以其官不當辭不與敷奏某有懷未盡須至再陳竊謂小官雖不當辭在前輩亦有故事至和嘉祐間王荆公名除館職及命修起居注皆力辭不受當時非獨在下者能辭在上者

亦容其辭荆公雖立朝事業不滿人意至辭受之際君子不以為非世謂王荆公辭小不辭大司馬温公辭大不辭小荆公辭小固無可議不辭大則為可罪温公不辭小者但謂小不必辭不謂小不當辭紹興初張侍郎子韶為著作亦以求去得遷辭至五六遂得外任惟秦太師當國不容士大夫辭職及求去習以成風遂至今日有辭免者則以為立異有求去者則以為沽名但云官不當辭不問事之可辭殊不知古人進退辭受惟問義

理如何前輩故事不問官職高下其今來所辭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遷心不遑安非敢矯激伏惟僕射相公以道義事君以忠恕待下念其以私計不便而求去以求去得還而力辭曲賜矜憐特與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内節次乞外任劄子併賜施行

與宰相論灾異

某謹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即今之正月也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大

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劉向曰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今月十五日戊子大雨雪而雷聲繼作識者憂之春秋之時八日有變而聖人書之以為異今一日之間雷雪併作其為災異比春秋為尤甚雷作而雪止是陽能勝陰也雷作而雪益甚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恭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

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逮今且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彌災耶其竊謂春秋所書必有事應先儒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之語不可不察夫陰為外冦為小人為宦官女子為羣邪壅蔽上塞下聾之患天心仁愛吾君出災異以警戒之者其在乎此僕射相公居燮調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災異之說為上力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内修闕政外備强敵開闢言路以

通下情閉陰縱陽以彌天變勿以天道為遠聖人之言為悠悠而不之畏也某比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固宜鉗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葢區區憂國之心不能自已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雖由此獲罪固所不辭干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懼之至

與汪侍御

某竊聞邊人千乘萬騎南牧中原遷都汴京窺伺淮甸中外洶洶咸以靖康覆轍為憂況侍御掌風憲任言責

其憂國之心當如之何其采之輿論咸謂禦敵之策莫如用人而人才可為今日用者莫如張和公劉太尉劉巳易鎮京口亦可以當一面矣和公雖放令自便而猶未起屢伏聞侍御前日嘗於榻前論薦人才而屬意和公士夫傳聞莫不相慶第不知果能上回天聽否亦嘗指其姓名而力言之否如天聽猶未回侍御或未指其姓名當率諸公再對極力薦之如古人之進賢不進不已主上好謀能聽侍御言聽諫行第恐不言不患不

受萬一不從則去就當自此決不可微啓其端而遽然中輟也某竊謂今日急難之際人主正當棄瑕用瑜人臣亦當棄平日之所惡而薦可用之才今之人才固有可用者矣然往往不能無過朝廷以其常經則後臺諫論列而不敢用某區區之意欲侍御首以棄瑕用才之說上告吾君且云雖經臺諫論列而才可用者仰大臣侍從薦之不以過而廢才侍御既以身率之諸公必從而和之明天子必從而聽之如是則人才輩出可以制

千里之難敵雖强且逼有不足憂者矣今日可言者無如侍御當言者無如侍御某誤受侍御之知是以敢進芻蕘之說以為開陳獻納之助伏望采而用之以幸天下

與汪侍郎

某昨晚與馮員仲同詣台屏不獲瞻望苐深景仰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迫切之懇仰沐台念前已蒙廟堂相許朝夕俟命昨得薛季益報又稍遲似聞左揆之意謂王嘉叟方去不欲又將某文字上嘉叟以上書而出某

以私計丐祠事體不同兼自去冬屢請至今未遂丞相愛惜士類意固甚善然君子愛人以德與其留之以竊祿不如使其善去以保全之況某晚進不才在稠人中最為碌碌進退去留不足以為多寡今諸公求去皆遂其欲何苦於某乃獨作難某於要路諸公無一可告者惟侍郎丈矜憐有素故不免喋喋以告切望早賜一言以贊其決庶令寒賤免致顛隮戴德之誠寧有窮已

與二相乞祠

其自去冬以私計不便及苦痰嗽之疾欲乞嶽祠以便醫藥節次入劄子及屢嘗面禀雖已蒙鈞諾至今猶未獲命當聖賢相逢羣才並進之日某備員佐著事簡職清豈不願留以苟寸禄實縁久苦賤疾有妨職事私心迫切不能自已欲乞鈞慈速賜敷奏陶鑄岳祠差遣一任感戴無窮某下情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與張佐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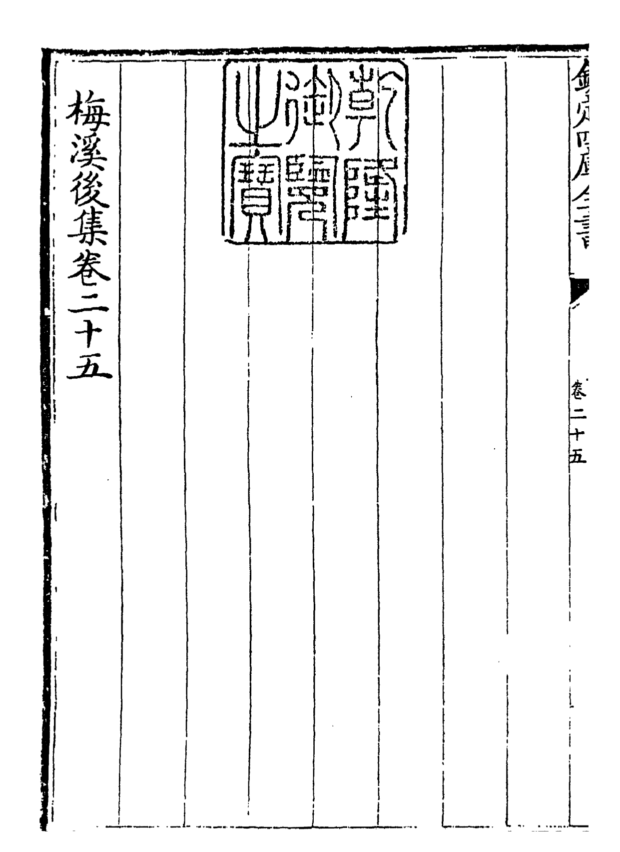
比聞盜竊樞柄甚於陽虎取寶玉大弓公首摧其奸與

先正忠獻公斬范瓊曲端等何異天下無賢愚遠邇莫不稱快知大賢之有後況我輩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真可為社稷賀也某卧病半年日與死迫忽被誤恩已力辭免更望力賜一言俾遂所請甚幸甚幸

與虞丞相

某抱病卧家久廢朝謁懵然不知時事胙晚忽聞左司張栻差知袁州不覺驚駭朝廷除授固自有意非某所得知第以栻之學問操履舉皆過人在今朝列少見其

比使之密侍經幄必能以直道啓迪聖君使之治劇剸
煩亦能處紛擾而不亂況其直聲已著中外稱賢一旦
外除有識無不短氣朝廷舉内修外攘之政正當愛惜
人才相公以道事君尤宜留賢自助敢乞於榻前力賜
主張令栻且留舊職庶幾釋中外之疑伸善類之氣某
素蒙相公知遇常願少効涓埃屬以疾病侵陵亡從躬
伸賤悃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輒此稟布萬一伏乞鈞察



梅溪後集卷二十五